

《五灯会元》“出队”释读

邱震强

(长沙理工大学, 湖南、长沙, 410004)

提要 《五灯会元》中的“出队”不能解释为“出了行列”或“出队列”，而是我国佛教禅宗的专有名词，是“住持有事远出”之意，“队”为“集体”之意。“出队”亦作“出乡”，“乡”为“同辈、同类”之意。“出队”“出乡”亦作“出”。《汉语大词典》未收“出队”及“出乡”两词，收录“出”，但“出”的义项中未收“出队”或“出乡”这一义项，应该补收。

关键词 《五灯会元》；出队；出乡；出

中图分类号：B9 **文献标识码**：A

《五灯会元》卷六：鳳翔府招福禪師，僧問：“東牙烏牙皆出隊，和尚爲甚麼不出隊？”師曰：“住持各不同，閤黎爭得怪。”^①

西南师范大学白话版释曰：鳳翔府招福禪師，僧人問：“東牙西牙的人都出了行列，和尚您爲甚麼不出行列呢？”禪師答：“停留和执取的都不一样，閤黎怎么能够怪我呢？”^②

“五灯”之中，唯有《景德传灯录》收此段语录，可见《五灯会元》关于招福禪師的语录来源于《景德传灯录》。顾宏义《景德传灯录译注》释曰：凤翔府招福和尚。有僧人问道：“东牙、乌牙的人都出队列了，和尚为什么不出队列呢？”招福和尚回答：“住持各自不同，閤黎怎能责怪老僧！”并注云：“牙”，通“衙”字。东牙、乌牙，所指不详。^③

比《景德传灯录》早出 50 多年的《祖堂集》未收此段语录。

我们认为，要正确释读以上语录，关键是释读“出队”一词。我们可以从宋代的禅宗语录中找到一些“出队”的用例。

(1) 出隊歸。上堂舉五祖師翁出隊歸。示眾云。出隊半箇月。眼不見鼻孔。失却祖師禪。拾得箇骨董。且道。向甚處著。一分奉釋迦牟尼佛。一分奉多寶佛塔。徑山法孫出隊八十餘日。鼻孔常與眼睛相見。亦無祖師禪可失。亦不曾拾得骨董。既無骨董則無以奉釋迦牟尼佛。亦無以奉多寶佛塔。畢竟得箇甚麼。夜靜水寒魚不食。滿船空載月明歸。(宋蘊闻编《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第一，大正藏第 47 冊 No. 1998A)

(2) 出隊歸上堂。透過鐵壁銀山。紅塵鬧市。全彰古佛家風。經過酒肆茶坊。突出衲僧巴鼻。冷笑諸方寒灰枯木。坐在無魂必死之地。妙嚴有些子神通。為汝諸人。出氣。卓拄杖云。三十年弄馬騎。却被瞎驢受記。又卓一卓。下座。(宋师明集《續古尊宿語要》第四集，卅續藏第 68 冊 No. 1318)

(3) 出隊歸。云。七手八脚。三頭兩面。耳聽不聞。眼覷不見。苦樂逆順。打成一片。阿呵呵。是什麼。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宋师明集《續古尊宿語要》第五集，卅續藏第 68 冊 No. 1318)

(4) 出隊歸。云冒暑入鄺。如親八熱之獄。却回舊住。似登五臺之山。於斯具通方眼。鑊湯爐炭裏。皆有坐具地分。其或不然。一滴滴水。一焰焰火。飲水人醉。向火人老。(宋

师明集《續古尊宿語要》第六集，已續藏第 68 冊 No. 1318)

(5) 後天童覺和尚出隊至上虞。夜宿其菴。連榻與語。大奇之。(宋道融撰《叢林盛事》卷上，已續藏第 86 冊 No. 1611)

例(1)至(4)，“出队”的施事均是说法的老师，后均接“归”，然后接下来便“上堂”，可见“出队”不能释读为“出行列”“出队列”，老师不可能站在队列里，更不可能从队列里走出来、然后又回到队列里、接下来又上堂说法。例(1)还有“出队半个月”“径山法孙出队八十余日”的说法，例(5)说“出队至上虞”，更证明“出队”不能释读为“出行列”“出队列”，排队不可能排这么长的时间，“出行列”也不可能出到某个地点去。

其实，“出队”在佛典中是我国佛教禅宗的专有名词，在《百丈丛林清规证义记》有详细记载：“凡住持有事遠出。客堂先一日掛牌。(牌云)明日某時。方丈和尚公出。往某處。大眾師。聞鼓聲。齊集恭送。住持預日。午飯。在齋堂白眾告假。即晚。方丈設兩序茶。囑托院事。監院與衣鉢。備住持出門應用之物。次日時至。知客鳴鼓四下。即上方丈。合掌白云。(大眾師送和尚)。住持到祖堂禮祖。次至大殿禮佛畢。即鳴鐘鼓。維那云。展具。頂禮和尚。禮畢。隨送出山門而回。凡住持在外。朔望等節。不掛免禮牌。至回山信到。侍者先報客堂。客堂掛牌。(牌云)即日某時。方丈和尚回山。大眾師聞鼓聲。齊集迎接。候住持至山門。維那云。(大眾師頂禮和尚)。住持說免禮。即回堂。然此乃遠出半月一月之禮。若早出晚歸。或三五日之期。但告知衣鉢庫房客堂而行。大眾不迎送。又凡遇住持回山。大眾不及迎接。即於晚課畢上方丈。頂禮慰安。並請開示。儀與晚參同。”^[1]

在古代，当家和尚离开所主持的寺庙是一件极其重大的事，为什么会这样呢？清·仪润曰：“此之住持出入。即古之公事出隊。及出隊歸也。古之住持。領眾辦道。非常住公事。未嘗敢出於寺。今則身為住持。不知領眾辦道。逐日夤緣奔走。以求名聞利養者。其失可勝道哉。”^[2]

当家和尚不敢轻易离开所主持的寺庙，是为了专心修行。

从上可知，“出队”就是“住持有事远出”的意思。“对”的本义为“坠落”，假借为集体的编制单位。“出队”之“对”为“集体”之意，“出队”字面义即“离开僧团集体”。

“出队”又作“出乡”。

(6) 出鄉歸上堂。舉肇法師道。動若行雲止猶谷神。既無心於彼此。豈有象於去來。修山主道。去去實不去。途中好善為。來來實不來。路上莫虧危。……(宋蘊聞編《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第二，大正藏第 47 冊 No. 1998A)

(7) 上堂。山僧未出鄉。八十日已前早為諸人道破。今日事了也。作麼生今日事喝。一喝。(宋蘊聞編《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第三，大正藏第 47 冊 No. 1998A)

(8) 出鄉上堂。六月炎炎如火熱。誰知冷處勝冰雪。紅塵鬧市等箇人。七佛軌儀都漏泄。報龍王須福護。大千捏聚為檀度。一言剗住萬機通。自然光壯少林風。(宋崇岳、了悟

等編《密菴禪師語錄》，大正藏第 47 冊 No. 1999)

(9) 出鄉歸。上堂。把釣歸來得錦鱗。充天塞地笑忻忻。雖然也只尋常事。歷盡風波驗盡人。(宋文素編《如淨和尚語錄》卷上，大正藏第 48 冊 No. 2002A)

(10) 出鄉歸。上堂。古者道。蓬若出麻終不直。僧離清眾太無端。山僧拋離大眾。出鄉月餘日。不覺拖泥帶水。且道面皮厚多少。殷人以栢。周人以栗。(南宋善開、光睦等錄《松源崇嶽禪師語錄》卷上，卽續藏第 70 冊 No. 1377)

(11) 上堂。山僧未出鄉八十日已前。早為諸人道破今日事了也。作麼生是今日事。喝一喝。(清超永編輯《五燈全書》卷第四十三，卽續藏第 82 冊 No. 1571)

“出鄉”之“鄉”是“同輩、同類”之意。《禮記·緇衣》：“故君子之朋友有鄉，其惡有方。”鄭玄注：“鄉、方，喻輩類也。”孔穎達疏：“言君子所親朋友及所惡之人皆有輩類，言君子善者則為朋友也。”^[3]這裡的“輩類”即“同輩、同類”之意。又如唐韓愈《殿中侍御史李君墓志銘》：“及由蜀來輩類御史，皆樂在朝廷進取，君獨念寡稚，求分司東出。”^④宋曾巩《〈強几聖文集〉序》：“几聖少貧，能自謀學，為進士，材拔出輩類。”^⑤因此“出鄉”即是“離開佛門同學”之意，與“出隊”義同。

“出隊”、“出鄉”後常接“歸”，構成“出隊歸”“出鄉歸”，如上例(1)至(4)及例(6)(9)(10)。“出隊歸”“出鄉歸”亦簡稱“出歸”。

(12) 冬至出歸。小參云。山僧數日。拋離清眾。暫往人間。人事紛拏。略有少暇。……(宋·師明集《續刊古尊宿語要》第五集，卽續藏第 68 冊 No. 1318)

(13) 出歸上堂。舉雲門和尚示眾云。只這個帶累殺人。雲門尋常氣宇如王。作恁麼。說話大似貧恨一身多。……(宋·雪峰慧空(1096~1158)撰，門人慧弼編《福州雪峯東山和尚語錄》，卽續藏第 69 冊 No. 1346)

(14) 出歸上堂。霜風浩浩葉紛紛。曉入深村野老門。相見但知俱默坐。更無一事可談論。良久云。入山擒虎易。開口向人難。(宋保寧仁勇撰，門人道勝、圓淨編《保寧仁勇禪師語錄》卷第四十三，卽續藏第 69 冊 No. 1350)

(16) 五月望出歸。上堂。短棹輕帆。風恬浪靜。溢目湖光鏡樣平。漁歌未起同誰聽。萬壑千巖。高低普應。狼藉斷霞殘照中。船頭撥轉都收盡。正與麼時如何。……(宋虛舟普度撰，淨伏編《虛舟普度禪師語錄》卷第四十三，卽續藏第 71 冊 No. 1407)

(15) 出歸上堂。霜風浩浩葉紛紛。曉入深村野老門。相見但知俱默坐。更無一事可談論。良久云。入山擒虎易。開口告人難。(清·行悅集《列祖提綱錄》卷第二十七，卽續藏第 64 冊 No. 1260)

(16) 出歸上堂。霜風浩浩葉紛紛。曉入深村野老門。相見(但>但)知俱默坐。更無一事可談論。良久曰。入山擒虎易。開口向人難。(清超永編輯《五燈全書》卷第四十一，卽續藏第 82 冊 No. 1571)

(17) 遠出歸，上堂。去時花開紅樹，歸來綠滿林梢。流鶯叮囑惜春殘，誰解機前自較。須菩提太無端，不但瞞人兼且自瞞。還有不被瞞者麼。華山處士南岳嬾瓚。(清門人興舒等編《觀濤奇禪師語錄》卷第二，嘉興藏第 36 冊 No. B362)

这些例句中的“出”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出”，而是“出队”或“出乡”的省略，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出”有表示“出队”或“出乡”意义的义项。

《汉语大词典》未收“出队”及“出乡”两词；收录“出”，但“出”的义项中未列“出队”或“出乡”这一义项，应该补收。

“出队”之义既明，其余的词义就不成问题了。

西南师范大学白话版把“住持”释为“停留和执取的”，值得商榷。《敕修百丈清规》曰：“佛教入中国四百余年而达磨至，又八传而至百丈，唯以道相授受，或岩居穴居，或依律等未有住持之名。百丈以禅宗寔盛，上而君相王公，下而儒老百姓，皆向风问道。有徒字蕃，非崇其位则师法不严，始奉其师为住持，而尊之曰长老，如天竺之称舍利须菩提，以齿德俱尊也。”^[4]《禅苑清规》曰：“代佛扬化，表异知事，故云传法。各处一方，续佛慧命，斯曰住持。初转法轮，名为出世。师承有据，乃号传灯。”^[5]

那么，“东牙乌牙”又是什么意思呢？《五灯会元》说“東牙烏牙皆出隊”，只有主僧才“出队”，可见“东牙乌牙”既非“東牙西牙”，亦非“东衙乌衙”，而是对交谈双方都熟悉的凤翔府的两个主僧的称呼而已。《祖庭事苑卷第七》的材料可为佐证：“洛浦。本作樂普。師諱元安。鳳翔麟遊談氏子。剃頭。受具於鄉里。初參翠微。臨濟。每蒙印可。晚卓庵於灋陽之夾山。機緣相投。遂為會公高弟。宴坐洛浦山。未幾。遷朗州之蘇溪。道播天下。如烏牙、青峯。皆其嗣子。唐昭宗光化二年臘月二日示寂。”^[6]烏牙是洛浦禅师弟子，洛浦禅师又是“鳳翔麟遊談氏子”，与招福禅师同在“凤翔府”，所以能很自然地进入话题。“東牙”未见记载，然而乌牙既然是一个和尚的名字，“东牙”“乌牙”并称，“东牙”自然也是一个和尚的名字了。

因此，上面的语录宜作如下释读——

凤翔府招福禅师。僧人问：“东牙和乌牙两位主僧都先后外出远行过，和尚您为甚么不远行呢？”禅师答：“主僧的作风各不一样，您怎么会感到奇怪呢？”

附 注

① 宋普济著，《五灯会元》卷六，中华书局 1984 年 10 月第 1 版，1992 年 3 月重印，第 330 页。

② 蒋宗福、李海霞主译，《五灯会元白话全译》，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年出版（以下简称西南师大版），308 页。

③ 宋·道原著、顾宏义译注，《景德传灯录译注》，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0 年 1 月出版，1123 页。

④ 唐·韩愈撰，马其昶校注，《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 12 月第 1 版，439 页。

⑤ 宋·曾巩撰，陈杏珍、晁继周点校，《曾巩集·〈强几圣文集〉序》，中华书局 1984 年 11 月第 1 版，1998 年 12 月重印，202 页。

参考文献

清·儀潤撰 1925 《百丈叢林清規證義記·卷第五》，續藏經第壹輯第貳編第十六套第五冊，上海涵芬樓影印。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龚抗云整理 2000 《礼记·缁衣》，北京大学出版社。

唐·怀海著，元至正三年（1343）《敕修百丈清规·住持章第五》，余氏思庵刻本。

宋·宗赜集 1925 《禅苑清规·尊宿住持》，續藏經第壹輯第貳編第十六套第五冊，上海涵芬樓影印。

宋·善卿編正 1925 《祖庭事苑卷第七》，續藏經第壹輯第貳編第十八套第一冊，上海涵芬樓影印。

An interpretation of Chudui (出队) in WuDeng HuiYuan (五灯会元)

QIU Zhenqiang

(Changsh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Changsha/Hunan 410004)

Abstract: Chudui (出队) Cannot be interpreted as “out of the ranks” in WuDeng HuiYuan (五灯会元), and it is a proper noun of Zen Buddhism in China, means “Abbot had something far out.” Chudui (出队) written Chuxiang (出乡) Also, and written Chu (出). The dictionary of Chinese outstanding Chudui (出队) and Chuxiang (出乡). Although included Chu (出), but did not receive Chudui (出队) or Chuxiang (出乡) that which should be included.

Keywords: WuDeng HuiYuan (五灯会元); Chudui (出队); Chuxiang (出乡); Chu (出)